

經部

融堂書解卷九

宋 錢時 撰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云十有一年經云十有三年當是序誤一月即十

三年正月商之正朔已絶而周之正朔未頒故但云一月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經書十有三年春而序以一月書之明其為周之春正月也序不書春而特書曰一月抑亦行夏時之本旨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沈湎冒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事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紂之罪如繩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書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首記惟戊午王

次于河朔益以是日作誓而後渡河既渡遂次于河北諸侯之師于是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是上中二篇同日作也吉人為善句此古語也故曰我聞大抵常人之為善惡與吉人凶人大不同吉人者純于為善之名凶人者純于為不善之名也庸常之徒豈全無好善者往往一出一入泛泛悠悠暫作遽輟未必有力惟善人則念念皆善日進無疆惟恐不逮故曰見其不足一念之差無非惡習然在常人亦或知所畏

忌惟凶人則念念皆惡故亦日見其不足一肆字正是紂力行之效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上文既甚言紂之罪矣于此復舉桀為證且申言紂之罪又有過于桀者以見天必亡之而弔伐之師斷

不容後于湯也四箇謂字是舉紂平時無忌憚之言

雖是四節而其病根卻只在謂己有天命上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夷傷也紂作威殺戮毒痛四海雖有億兆之衆大抵皆傷夷之人耳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篇大槩專把湯伐桀事為例反覆啟告自有夏桀弗克若天至于湯有光辭旨方足卻是與衆士言不可不明以諭之可謂深切矣上文說戎商必克此又說今朕必往兩箇必字斬斬截截畧無疑辭雖勵衆心然非武王明斷不如是也湯伐桀有慙德焉今畧

無口實之嫌反以為有光于湯何也噫弔民伐罪古所未有而湯創行之湯之所以慙者誠懼亂臣賊子為簒為逆而以我藉口也若夫武王之心是乃湯之心湯之所創行者至武王而發揚之前日之慙今日之光也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上文辭氣勇決無非言紂之不足畏以激昂衆心然兵凶戰危萬一鬬此誓言有輕敵心則大不可于是申言儆告而使之知所畏焉言汝等立定我弔民之功乃能各保天年永

久其世耳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大廵者親行軍而整肅之渡河之後既已徇師而誓如何明日又誓葢三令五申所以重其事也中篇止是渡河後言商可必克我今必往不容但已之意若此篇則又將自河北啓行矣遂直言紂汝世讎又明示厚賞顯戮與前書立言大不同至于數紂之罪則又益詳于前書其誓辭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然愚于此重有感焉伐桀之時只湯誓一篇所以罪桀不過率遏率割二語而湯誥所言乃作于黜夏之後今武

王作誓至三至四而所以數紂之罪極言殫述不一而足此非武王之德有歉于湯葢亦世變至此不容不爾可為重歎也哉中下二篇皆誓西土之將士也如何稱之曰夫子又稱之曰君子此深有以見古者上下相敬之意後世如驅犬豕就鋒鏑安得有此氣象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

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上節止是槩舉紂衆惡以見其得罪于天至此復提出作威一事切衆士之心而言洪惟作威與作威殺戮正相應此節專主一讎字武王前面都不及賞罰至此將臨敵不可不知所勸戒方正賞罰以示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文言賞罰辭旨已盡于是復原文王盛德所以得天下之由葢三分天下有其二實文王以之我有周誕受多方非今日之故也推此一節最有力言光于四方固無不在此照臨中矣如何又說顯于西土西土岐周也西伯職分所得為者獨西土耳故其政教又特顯于西土也惟文王盛德如此故我有周為天命人心所歸大受多方焉我今日特因文王見成事

體卒其成功耳專就文王事體上說數語之間反覆抑揚不惟足以感動人心抑見周有天下已定于文王之日非我今日創為此舉聖人辭氣色蓄極有意味豈徒推功于父引咎歸己而已哉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在紂近郊三十里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所以紀王者之師以德而不以力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泰誓中下二篇所以誓西土者詳矣何故武王又費辭如是每疑焉今觀逖矣西土之人與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二語乃知此書專為誓諸侯及外夷之衆而作夫西土之人熟于武王之節制固不待臨時諄諭

況上二篇誓戒之已詳乎況當時諸侯外夷乃厭紂之惡慕義向化翕然來歸者一時臨戰未必皆如聖人之節制也至此豈可不警飭而明告之又況泰誓上篇告友邦冡君等則自稱曰予小子發此篇下文亦自稱曰今予發至中下二篇告西土則皆不名矣此義坦然甚明左杖黄鉞特軍旅之容非親用以戰也右手秉白旄而麾之曰逖矣西土之人麾之使遠所以進友邦諸夷之衆而誓之也故下文特書王曰

以別之自嗟我友邦以至微盧彭濮人直是逐一指名頭項各使之整㩊器械悚然齋肅而始申之曰予其誓則其非誓西土也明矣先儒往往謂遂矣西土之人為慰勞其征行之遠跋涉之勞此大不然安有八百諸侯及外夷君長咸在而武王獨首私一語于其屬以示恩聖人必不如此細觀上下文意及白旄以麾情狀灼知其非慰勞西土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上文既言于其誓于是復書王曰以明此下之為誓辭也武王此誓專以用婦言數紂之罪故首舉此古語以為證王父祖也王父弟者同祖之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猶孤遺也蓋父母亡而幼弱未能自立者也不迪不知所以訓迪也禹數苗只是箇昏迷

湯數桀只是箇昏德武王數紂亦是箇昏棄既昏之後事事顛倒何所不有吁可畏哉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上文既數紂罪于是乃以進退擊刺之節勉之泰誓下篇誓西土有衆止曰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此則曰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一惟字甚嚴謂我此舉非有一毫私意利于其間也惟只恭行天之罰耳武王既示之以節制矣然又恐繩于法度而沮其勇氣于是復申告之汝等庶幾奮桓桓之威如虎貔熊羆之在商郊期于克敵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間隔皆武王之言所謂識其政

事也而先儒不察受命于周以前乃史官所記事節而王若曰以下皆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但見前者丁未庚戌等日而癸亥甲子之事反見於後遂疑錯簡文不相屬未免以意更次之不得謂之審矣武成者武功成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城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乃史官撮記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來弗暇他及且急急偃武修文既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功之成益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侯

衛亦未嘗不在互書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儒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文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太王王季未

嘗言追王文王況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先周已稱王其義甚明若謂殷紂尚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豈臣子所得為哉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

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一節武王告羣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告羣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為此奇計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浸迫商郊其勢又當有不容緩者若以為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卻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

謂仁人無敵于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救
敝之言或者遂疑此書真有不可信者則誣聖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一節又告克商之後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疋
承上文而言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一節卻是告羣后以今日施設規模正所謂受命于周也惟食喪祭此一惟字當連上下作一句看猶言所重者斷斷乎惟在乎民之五教與食與喪祭也此皆武王自言今日之規模所與羣后綱維斯世者在此夫如是復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故曰垂拱而天下治言規模一定我但垂衣拱手而聽天下之自治也或者不察以此末句為武王極治之功遂謂乃反商政而下皆史氏所記且自王若曰以後歷歷

皆武王之言略無間隅安知其為史氏所記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是結上文伐商之事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結上文反商政之事垂拱而天下治則是結上文告羣后以今日施設之事辭旨甚明初無可疑者若謂末句為武王極治之功則作武成時安得便記此語其不然明矣熟玩而後得之案武成一篇先儒以為有錯簡自劉敞王安石程子朱子各有訂正蔡沈作傳載考定新本而謂列爵惟五之上猶有闕文此錢時所解仍從注疏原本謂受命于周以上史官記事之文王若曰以下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至

垂拱而天下治畧無間隅盡闕闕文錯簡之疑足補注疏所未備

融堂書解卷九

融堂書解卷十

宋　錢時　撰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孔子序書直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非不足于武王也亦非不足于箕子也正所以發明聖賢心事使天下皆知殺受之心即以箕子歸

之心即箕子陳洪範之心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不明斯義不可與言洪範受本自焚書殺明非弑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相佑助也王既訪箕子于是乃言先儒謂武王聖人于常道非真不知繆為不知而發此問歟是不然聖人之于常道固無不知若夫垂世立教所以綱維斯道之大法則容有不盡知也故孔子問禮問樂問官

苟知矣何問之有哉武王克商急急奉箕子以歸親訪其館首問此事最是武王定天下規模第一著洪範九疇自禹之後千有餘歲未嘗顯于世今也一問而盡得之豈細事也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箕子之在商非秘此而不言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可乎哉故至此而後乃言之兩箇乃言字深足以見斯道之重武王必訪箕子而後乃言其不苟問如此箕子必得武王而後乃言其不苟授如此或曰羲農堯舜諸大聖人出為天地人極之主正斯道之所以傳也箕子陳洪範如何只說鯀禹況堯舜在上彝倫之叙不叙顧何係于一鯀曰此以天錫洪範九疇之所以始者而言也洪範之妙雖先天地而存至于九疇之書則前此未之見也

鯀陻洪水天不畀之禹行其所無事而洛書出焉因禹之始錫而原鯀之所以不畀箕子之旨豈苟云哉伏羲得河圖而八卦畫非易始兆于伏羲也河圖者八卦之始也禹得洛書而九疇傳非彛倫始叙于禹也洛書者九疇之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

漢儒謂此即洛書之文雖未必盡然當亦有據大抵觀此一節當看此用字然亦先明其次而後方識其用先儒往往主皇極為説極居中以貫上下然則何以言次二次三次四至次五始曰建用皇極乎殆不然葢自清濁分而五行已流行乎天地之間成象成形莫非此妙有物之最先也故初一曰五行人君為天地萬物之主其大本莫先于修身修身之要莫過

于五事事者日所從事之謂也不敬用之則貌言視聽思皆失則矣故次二曰敬用五事身修而後天下可治八政者治天下之要也不厚用之則政非其政矣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治天下不可以不正天時五紀者治歷明時之法也小大相統如紀律然不協用之則五者之紀亂矣故次四曰協用五紀為君之道宜莫先于建極而其次卻何以居九疇之五葢皇極一疇專為斂福錫民而設也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

夫五事不敬極何由建八政不厚五紀不合福何以錫皇極之次在四疇之後其旨深矣建立也人皆有此中皆當用此中惟不能是以冥冥妄行日用而不知耳非君建極于上人心安所適從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皇極建矣而動不合乎時措之宜則執中無權顧何足以致治所貴乎三德之用者以治為的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隨時固足以致治然事不能無疑非質諸鬼神不可也于是有卜筮焉此心清明

神本無間自然無所不通不誠不信出之昏昏則是我不用靈矣神安在哉故次七曰明用稽疑質諸鬼神固可以决疑而驗人事之得失則又有庶徵焉是故在君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徵庶徵者人君休咎之符也豈可不念用之念則克謹不念則怠荒其時其恒其應如響昭布森列無非切已實事故次八曰念用庶徵皇極者所以斂五福錫庶民也如何五福一疇又特于次九言之葢斂福錫民者皇極大公之用

也然而有嚮有背不能無福極之異焉故五福則又嚮用之使人知嚮此者有福之可慕六極則又威之使人知不嚮此者有極之可畏此皇極之教欲天下之皆歸于中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妙旨全在一用字九疇如耳目鼻口手足用則其精神也然五行不言用或曰此造化自然之妙不可以用言也曰不然鯀陻之而五行汨禹濬之而六府修非用乎益人君裁成輔相無非參贊化育之妙自敬

用而下皆所以用五行也玆故不言用歟必若禹平水土則八政中司空之職耳學者當以心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土不可謂之稼穡故不言曰而言爰爰于也百物皆生于土而稼穡受中和之正氣為養生之最大者于稼穡言土之于稼穡尤盛也此皆五行之性自然也

一失其性不由其道則地不能平天不能成人不能以生活彝倫不能以叙將誰任其責哉此五行所以不言用而有賴于九疇之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聖門論學大抵先謹視聽而此則先貌言何也葢人主天下之所表儀百官之所承式自物之接于我者

言之莫先于貎而言為次如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如曰動容貎正顔色出辭氣其序也既接物則有視有聽若夫思則雖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地而妙用未嘗息也故五曰思非思獨後也自接物而反觀由枝派而探根源而思為之主也孔子謂視思明聽思聰貎思恭言思忠貎言視聽莫非思之妙用名五而實一豈真有先後之不同哉貎者恭之謂也不恭不足以言貎也言者心之聲順理而

發從之謂也不從不足以為言也視即謂之明聽即謂之聰思即謂之睿皆其性之自然也人惟不敬意動而昏冥顛倒五者皆繆矣是故貴于敬用也敬非外鑠也非能有加于其所固有也不失其為貌耳不失其為言耳不失其為視為聽為思耳敬而無失日進無疆則恭不特見于貌而可以作肅肅者心純乎敬也從不特發于言而可以作乂乂者事無不理也明至于作哲而外物不能蔽也聰至于作謀而人言

不能感也睿至于作聖而六通四闢純德孔明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本自聖本無所不通顧何俟于作哉此所謂作乃敬用工夫由敬用而後全此心之聖故謂之作聖也聖即謀即哲即乂即肅即皇極敬用五事是建極實用力處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或曰食與居教可厚也刑可厚用乎賓可厚也師可

厚用乎曰厚于刑非酷法教之所不及而後有刑畫之衣冠垂之象魏惟明克允小懲大戒所謂厚也一流于薄申商韓非矣厚于師非黷武也賓之所不懷而後有師居而講閲其勢相維出而征討以威不軌所謂厚也一流于薄則秦皇漢武矣此八政所以貴于農用也八政皆治天下不可一日缺者事有次第故序有先後耳非是理會一項後却又理會一項也

周禮六官八政皆具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舜亦首齊七政其重如此一有
不恊則日月歲時皆差紀失其紀而萬事亂矣豈細
務也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觀皇極一疇反覆二百五十餘言獨首提皇建其有
極一語略不言所以建極用功者如何及熟復深思

而後知此疇非為君建極而言也為斂福錫民而言不然則皇極之建乃天下國家之本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在是安得至次五而後始及之哉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然又八政畢張五紀不紊治其歷法種種有條而後方可言錫福若乃治天下無其具正天時無其法紛紛擾擾莫知所定則皇極之用安可遽施也皇極君極也何君無極在所以建用之耳此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正是建用

皇極一句注腳書言降衷詩言秉彛衷即極也彛即
極也同有此心同有此極感物而動因物有遷始昏
始差是故有賴于皇極之建用也時是也錫予也汝
者箕子指武王而言君建其固有之極則五福之權
斂之在君矣斂之在君而後用之以予民也夫五福
即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是已建極即斂福也教之
保極即錫福也夫斂五福錫庶民固皇極之用心然
亦惟是其民歸向汝極乃與汝保極耳保不失也民

之中即君之中民不失其本心即是與君保極也于

猶於也于汝極歸向之謂也汝雖錫福而民心背馳

不向此事安能與汝保極哉下文具言人品教法之

詳無非反覆發揮此旨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比德德有偏比如下文作好作惡偏黨反側之類是

也民與士大夫無淫朋比德之類則自然惟皇作極

矣惟皇作極猶言一惟其君之所為是聽是順不牽

于氣習也惟皇作極與于汝極正相應然而若是者甚不易得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而下人之有能有為而下雖此二節各有不同然大旨不過隨其資質教養作成使知好德方可錫福耳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念則無成就之理不受則終于棄絶念之受之正

是皇極鑪冶涵養日至薫蒸日熟天機自動天籟自鳴當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大抵心之飄馳者其色必浮心之專一者其色必静此最不可以偽為我既念之受之一旦其間有安和其顔色而言者曰予所好者在德斷斷乎其無他也于是而予之以福斯其為君之極孰能禦之好德即是于汝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所以發盡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惟皇作極之意也若愚下之民以其不可教而弗之恤則非皇極矣故曰無虐不必苦而後謂之虐纔不恤即虐也其勢位之崇而教不復行焉則非皇極矣故曰無畏不必恐懼而後謂之畏纔教有所格而不行即畏也此一語結上入下機紐精神處上言庶民止曰念之受之此下卻說兩箇使字兼言邦家與夫既富方穀之

文所以指有位也正人則又非有能有為者之比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當人物人君既方以福祿富之而乃不能使好于而家則是人也斯其為有罪矣道不行于家道不行于身故也兩箇使字正是皇極鑪冶所以發斯人好德之機者在是有以使之則有才者終于昌其國弗能使之則雖正人終無以善其家好德之機全在使字上若彼無好德之實汝雖以福予之反為汝之過耳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

教覆用為虐不以為教而反以為虐其作汝用咎之

謂歟無好德即是不于汝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一節所以發盡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之意也愚

觀皇極之教最為精密淫朋比德首論氣習有猷有為有守而下則又極言人品資質之不同誠有不可勉強者聖人在上亦是于衆民中之有猷有為有守與夫不協極不罹咎者士大夫之有能有為與夫凡厥正人方可鑪治方可語上庶幾習氣一正本心自復若愚下之民昏濁已甚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但只無虐使同被皇極之澤而已安能例責以上達之事箕子發明此旨發明教法可謂精密矣無

偏無陂一節語承其作汝用咎之下所以極言人無比德之妙誠能無偏無陂即遵王之義矣不是無偏陂之外他有所謂遵王之義也下皆倣此衆病脫去一無比德之累六通四闢何莫非中範圍天地發育萬物春秋冬夏風雨霜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舉目而視縱耳而聽昭布森羅縱横變化皆我中也是無往而不與我固有之中會也謂之會其有極豈極在彼而我與之會也哉自皇建其有極而下曰于汝極

曰錫汝保極曰惟皇作極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是極猶若君之物然也此言會其有極則會其所固有矣歸者復之義也向也茫茫馳求于外一旦省悟如旅始歸復其所固有矣故又繼之以歸其有極至是方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非外立一教以强我乃喜而言曰皇極之敷言乃是發我性中所自有我有是彝故有是訓是其訓也非他也帝其訓也嗚呼至哉其樂何可量哉然而此事又難例責之庶民也凡厥

庶民因極之敷言如是而訓之能如是而行之則亦不畔于聖人而以近天子之光矣曰會曰歸非二也曰近則猶有間也此庶民之不背于皇極者也既近天子之光則遠離惡習不行邪道知恩感德如何可忘于是亦喜而言曰天子其為民之父母乎為民父母所以為天下王箕子此言又極教法之成而言愈益精密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髙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平康之時無用乎剛亦無用乎柔而惟正直之是用然有時乎當剛而不能剛則偏矣非正直矣故彊梗而弗友順則以剛克之也有時乎當柔而不能柔則偏矣非正直矣故燮和而相友順則以柔克之也剛克柔克皆所以為正直也雖然剛之勝也多失于彊

暴柔之勝也每易于暗弱但知用剛而不能沈潛則亦非正直矣沈潛者剛克之妙用雖剛而不病于彊暴也但知用柔而不能高明則亦非正直矣高明者柔克之妙用雖柔而不病于暗弱也嗚呼妙矣王食者以玉為食禮曰王齊則供玉食是也卷舒闔闢其權實在三德三德之用一失其宜則威福玉食之權去矣謂之乂用可乎庶徵以乂對僭不乂即僭也漢之哀平若能用三德必無新莽之事威福玉食一移

于莽手而天下遂大亂莽赤族害于而家也漢亡凶于而國也揚雄劇秦美新劉歆甄豐獻符命稱功德人用側頗僻也緑林赤眉之徒紛然四起民用僭忒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卜則雨霽蒙驛克占則用貞悔此卜筮之常法也至若有差忒出于常法之外則又在卜筮者推行而推詳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者人事之證驗于天者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凡六故謂之庶徵自五者來備而下是明雨暘燠寒風之證也自王省惟歲而下是明時之證也先儒因休徵項下有時若之文遂指曰時一條為雨暘燠寒風之時王省惟歲以論說紛紜迄無歸宿至有以為五紀疇中之脫簡者吁亦誣矣時若與恒若對說乃因休咎二徵而立言前所謂曰雨曰暘曰

燠曰寒曰風曰時六者皆是舉庶徵之目安得遂以休徵作一條列之雨暘燠寒風之下哉曰時者正是說歲月日之時上段休徵咎徵下段歲月日時無易與日月歲時既易皆是一正一反昭昭乎甚明也前後相承莫明其失脫離傳注獨見聖心庶得其㫖矣庶草蕃廡言庶草則他可知然而其休其咎非天也君也雖然雨暘燠寒風其妙固在人君而歲月日之時則又非五者所能盡王與卿士師尹實分任其責

也箕子重下一曰字以明更端謂王之所省者惟一歲之時卿士所省者惟一月之時師尹所省者惟一日之時省其時者所有驗其職業也歲月日之時皆無易則是王與卿士師尹職業皆無差忒之證驗此百穀所以用成治道所以昭明俊民用以彰顯不潛隱國家用以平康無變故矣俊民用微為之隱遁也箕子于此將百穀與治道俊民國家連作一片說甚妙自常情觀之百穀自係造化治道俊民自係人事

如何打作一片葢君臣即造化也造化即人事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知此則知一貫之妙豈拘儒傳注所可解哉若夫庶民所省則惟星耳有好風好雨猶民之所好不一治民者不可有所偏徇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造化運轉歲功所賴以有成月若從星之好則以風雨而已豈月之常度也哉省乎此則足以驗治民偏徇之失矣星之于月如庶民之于師尹民由乎治化之中非所以運治

化者故不與歲月日同屬乎時而別系于章末是亦庶徵之一皆人君所當念用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惡不好德也弱者卑弱無志受制于物不能强為善也五福皆道心之正用非從外得知嚮皇極由中而行無不是福與極背馳務行邪道無不是禍然則好

德乃五福之本惡者六極之根知嚮皇極固宜五福必好德方謂之福也不嚮皇極固宜六極必為惡方謂之極也攸好德一條特次于壽富康寧之後惡之一條特次于凶短折疾憂貧之後其旨深矣若考終命則所謂得其正而斃焉者斷非小人所可幸致也故又居攸好德之後焉為惡之徒一旦感悟奮發剛果勇進于善則小人化為君子六極轉為五福特一反掌間而惟弱而不立不能自强是以終無自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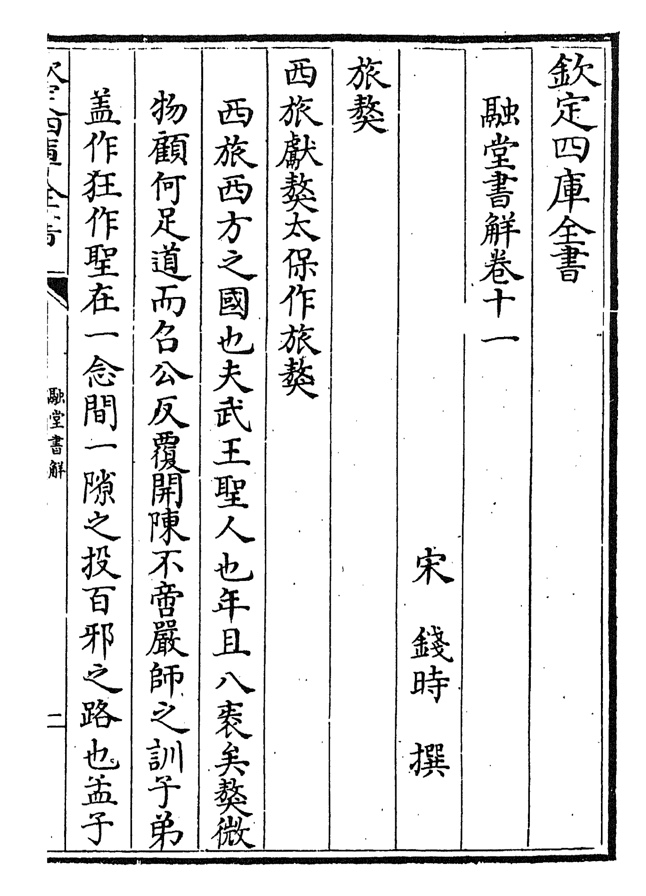
路也故惡之後又著一弱而六極備焉雖然嚮用威用此自皇極之世而言也當是時有五福而不知嚮其罪在民後世皇極不建凡所以冥冥妄行者無非致乖召戾之具是驅一世入六極之中背五福而疾馳也其禍可勝歎哉當是時有五福而不能用其罪在君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拜宗彛作分器

武王既勝殷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行矣邦諸

侯者定其邦制以封諸侯宗彞者宗廟之彞也邦諸侯而班宗彞一其權之所自出與舜受禪而班瑞于羣后之意同然彞宗廟之器使諸侯知所以有其宗器者上實命之用之祭祀世守而不忘亦以教子孝也尊卑之等各有不同所宜分明故作分器之書焉春秋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命器于王室注云明德之分器是已

融堂書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書解卷十一

宋　錢時　撰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西旅西方之國也夫武王聖人也年且八袠矣獒微物顧何足道而名公反覆開陳不啻嚴師之訓子弟蓋作狂作聖在一念間一隙之投百邪之路也孟子

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正是格心幾微處不
曰召公而稱太保所以見其責任有不容自默歟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
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西旅之國貢獒蓋其國以獒為珍也而聖賢法度則
有憂焉方通道蠻夷之初而貢受一獒此其舉措亦

已審矣然因此而縱其嗜欲則己德所由以喪民生所由以病遠人所由以輕中國而國祚所由以不保者也嗚呼豈止一獒而已哉太保乃作旅獒用之以訓武王其慮遠矣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節承上文明王分方物於諸侯而因以推明盛德之事也然則此獒之受以之昭德展親不可也顧足

以使人之不易乎非所以慎德也無乃狎侮之萌乎
聖賢議論寛平開闊若不相關而實緊切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
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
人指嬖幸之徒而言物指珍奇之類而言召公大旨
重在玩物而兼言玩人何也此書語多對下大率比
類以發明其意如不作無益與不貴異物意不在上

文也故纔說玩物喪志即粘說志以道寧心即道也故曰道心虛明無體本靜本正惟動於物乃始不寧耳不寧者意動也心實未嘗動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此正志以道寧之妙雖然應物之際人言尤不易聽也舜命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曰無稽之言勿聽雖志以道寧不保其不動故復云言以道接以道為準不變亂於人言則德性純固無患其喪矣上既發明玩物之有害于己于是且言不貴異物之有

利于民又推出一節去說也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上言玩物只是泛說次言不貴異物雖漸切于獒而亦未嘗分別中國外夷此云犬馬云珍禽奇獸云非其土性云遠物則專切西旅之獒而言矣聖賢立言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犬馬亦用物也然非其土性不畜犬馬非土性且不畜西旅之獒奇獸也又非其土

性也而可育于國乎召公于是又推出一節而言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因不寶遠物之語又推出一節而言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可謂展盡底藴自人不易物而下凡八箇不字雖義各有所屬而大㫖皆謂不如此乃為善反反覆覆無非欲武王不受此獒耳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敷陳旅獒利害無所不備至此乃復發歎而歸

宿在夙夜罔或不勤一句上此正與篇首慎德相應此正慎德實用力處也自强不息無怠無荒斯謂之勤意念不起常覺常明斯謂之勤此最是召公喫緊提武王處非實履到安知此妙一箇勤字截斷百邪路頭下文即繼之曰不矜細行此數語尤切武王言之武王聖人也一獒微物也其受不受細行也前面開陳雖極備至若武王于此以為細行而不復謹則終為大德之累矣是一獒之受不受實生民安危之

所繫國命修短之所關嗚呼一獒而已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即南巢伯爵也為殷諸侯芮伯周同姓圻内之國為卿大夫武王克商而來朝者何啻一巢伯曷為獨有命歟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告武成而庶邦冢君受命于周巢未嘗與也已而邦諸侯班宗彜矣又通道於九夷八蠻而西旅且至矣巢侯國也曷為而始來朝也夏桀走保三朡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

險之地得非恃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歟先儒曰旅陳也芮伯陳武王所以命巢者而作書如所謂旅天子之命也或曰旅即西旅旅巢二國同時至故同命之此書與旅獒相次似亦有理然書既不存亦難深攷矣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縢緘也金縢即縲也古者占書藏之匱中簽以金縢

國有大事疑即卜而啓之武王有疾卜而啓籥看占書周公乃併納祝冊于金縢匱中及成王因天變啓金縢欲卜之而得周公代武王之冊此乃金縢一事之始末並叙此於後是書雖續于史氏之手而金縢之作實周公也故叙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不然則克商二年至周公東歸相去十有餘歲此書當在作嘉禾之後矣曷為次之大誥之先而孔子斷之曰周公作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乍看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語似可疑然周公必非妄語以欺先王者武王周公皆聖人也聖人之德初不計材藝之多寡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德不在材藝故也周公以多材藝自居而以君人之大德歸諸武王如下文所陳則周公豈自誇多者哉取能事鬼神以代武王之死耳周公之對三王一一皆實語也愚觀祝辭至此因攷武王巳八十餘歲周公豈不知死生有命且以身代死之事前此所未聞何其為辭懇到激切如此縱武王死寶命如何便墜先王如何便無所依歸也是蓋有說武王九十三歲而後崩成王方十三則是時成王之巳生與否

固未可知耳管叔蔡叔周公親兄弟也豈不熟識其為人商民之未易化服亦周公所深知也武王尚在四方知所敬畏以待嗣子之壯則庶幾其可保國本未立遽以疾終羣小相挺環視而起則周之事勢何如哉又十餘年後武王方死猶未免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此日代死之請豈得已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辟者法也將刑之也或疑管蔡之徒一流言以中已

遂起誅伐之念周公亦若少恩矣曰不然管蔡之徒

包藏禍心挾外寇以危宗社不利孺子乃其作亂之

辭有周之業周公實身任之法者先王之法也天下

者先王之天下也我乃坐視其變弗用法以討叛是

將何辭以告我先王也然則公之東征也非為流言

而征也流言而四國叛為成王而征也為有周宗社

而征也（案此下有闕文）周公之德我小子其重新自東迎之以歸乎此一新字有久疑未釋煥然一新之意周公終始一心何新何故此乃成王心事故有此語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書稱殷小腆誕敢紀其叙而孔子叙書獨言三監及淮夷叛而不言武庚所以明造謀者非武庚三監實為之耳東征者周公也成王未嘗往也序曰相成王

將黜殷所以明征東之役雖決策于周公實相成王以舉事為成王討叛也非周公自為討也然前書三監及淮夷叛而後止書將黜殷者蓋殷乃作亂之根有武庚在故羣盜挾之以起以動商衆此皆斷自聖心春秋之筆也湯既勝夏即黜夏命蓋桀在南巢不復别立武王伐商而紂死遂立武庚為殷後故至此為叛方黜之此書乃周公奉王命大誥多邦以黜殷之故因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篇內王曰皆周公以王命誥史述當時之語潤色成文故謂之王若曰也此後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之文獨聱牙與盤庚無異若謂皆周公所作則無逸立政微子蔡仲之命等篇又何其平易也以此知大誥諸書乃史氏所記當時隶

筆者適為此文體故特不同耳本朝歐宋二公同修唐史其立言斬斬不類是烏足怪哉周公將東征以吉卜告于衆當時上下未免惑于流言庶邦御事往往反曰艱大以為不可征以為當違卜而且止故遂大誥庶邦及御事首呼而諭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

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上文既自謂不能格知天命此節乃言龜卜之靈可以知之其實證誣也已者已矣之辭猶今人轉換話頭而曰休曰且住之類也敷者敷闡也閉隱閉天降威即是天降割言武王死喪之威實自天降也寧王及下文寧考寧人皆謂武王他書並未嘗有此稱謂何獨于此書言之蓋時方蠢動不靜故因武王有安

天下之功而特曰寧以寓其意也元龜乃國家用以卜大疑者寶而藏之以遺其後故曰大寶龜紹繼也明即明明用稽疑之明即命與今我即命于元龜同義承上文罪已之言云已矣夫我小子嗣先王無疆大數之事如涉乎深淵之水我但向前求我所以濟險之道耳求濟如何敷闡賁飾之具以增光先業可也敷闡前王受天之命使之浸昌浸明可也如此方是不忘大功是故武王之喪也乃天降威用我不敢隱

閉而卜諸武王遺我之大寳紹承天意昭然明白而
就聽命焉其占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靜
及至此日果是蠢然騷動與所占合武庚餘孽特小
腆耳輙大敢經紀其既亡之叙皆因武王喪後知我
國内自有疵病民心搖動不安寧遂謂商當復興反
鄙薄我周邦故敢肆然無忌憚也我國有疵正説三
監武庚小醜彼何能為本使監殷反以殷叛視宗國
如糞土疾天属如仇讐武庚之反鄙我周邦也是真

可鄙也大誥此語正是痛說當時禍根然終篇只以殷為辭而不顯言三監者聖人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上節既言武庚之叛龜卜可信如此于是遂言黜殷

之役因民獻龜卜協應而為是舉庶邦御事乃反以為艱大以為不可征以為王當違卜申述其言而喻之也民獻乃民中之賢無爵位者也故曰十夫觀下文以為哲以為迪知上帝命周公必非輕許邦君御事皆以為艱大而茲十人于億兆流俗中毅然來輔獨與周公合其先見絶識賢于人遠矣予翼者為我輔翼也武圖功用武圖謀之功也考翼者父敬也謂今蠢然騷動之明日乃有十夫來為我輔以撫安我

欲圖之功賢者歸之人心可見此將舉大事休美之證驗也我有此大事之休兼卜之于龜又并得吉故我告于有邦之君及尹氏庶士御事曰我得吉卜我用爾庶邦往伐殷逋逃播蕩之臣爾庶邦及庶士御事乃無不反以為艱難重大且謂民之所以蠢動不靜者非有他也亦在王之宮與邦君之室耳言王與邦君而曰宮室正是說三監夫流言之變乃閨門骨肉中自有嫌隙所以致此擾擾于我小子則謂三監

與殷皆武王所命是父之所敬也不可遽行征伐王
何不違其所卜而重信之乎詳味此語專主自反自
反未為非也而未免有督過王室之意是罪不在三
監也是惑於流言也故反以東征為艱大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節正與上節相應上節謂我欲以爾衆伐殷逋播

臣而罔不反曰艱大故此節謂予造天役爾等當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可也兩箇曰字正是相應說毖謹也承上文而言既聞汝等艱大之語我亦永思此事之艱師旅之興誠未免騷動鰥寡誠可哀傷然我之為此役也非私意乃天役也此事雖大天實遺我此事雖艱天實投我我沖人雖欲自恤而不可得耳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惟當斷之以大義義者宜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偏執一

說而不違乎時措之宜烏足與言義哉汝等當慰安乎我曰無謹于憂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功成庶合于義矣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與上文考翼不可征正相應武王克商天下大定武功告成復何所圖蓋四國之叛正王室汲汲之秋失今弗為喪亡無日是武王所圖之功終于不成也一念及此但憂其艱大而委之可得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節專言用卜所以觧上文王曷不違卜之意也用與違正相應大凡變故之興天所以開聖人四國騷動其威固可畏也殊不知上天明示此威乃是輔弼我周家莫大之基業天之所以相民者正在乎是汝等但曰王曷不違卜何不可也當是時而發丕丕基之言信落落于衆聽矣既黜殷而八百年之規模遂

定然後知聖人之心即天之心的的不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上文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別之然此節大旨卻亦專是發明上文不可不成乃寧王圖功之意

耳如曰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如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如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終曰極卒皆究竟前事之辭也哉者疑辭有責問之意毖謹也化誘者訓化開導而使之聽從也首言舊人知武王之勤提醒衆聽下文卻以究竟武王之事誥之言今日天之所以閉塞毖謹乎我者正是我成功之所忱辭實語也謂我化誘之辭的的誠實故天輔之天之輔之于何而見其考之于民乎則可

見矣民之輔即天之輔也以此觀之是東征之役民情往往皆以為然故大誥一書專誥邦君等衆而無一語及民民獻十夫予翼即棐忱之實證也且四國之變天意亦惟用此勤勞謹飭我民如人有疾然傳曰疾猶生我勤毖之者乃生全之道也我又何敢安視其疾不于武王所受天之休而使之究竟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王曰又是一節然意實與上文相應上文謂我不敢不究竟武王之事此則又謂武王之事全在今日斷不可不于我之身而任其責也若昔蓋指言初欲東征之時考翼父敬也越卬猶言于我也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者言以其父之敬言之安肯自謂我有後不棄我之基業乎斷斷曰于我分明以身

任大命之寄的然有不容委之他人遲之後日者此所以結盡上文肯堂肯播之意也民養言為吾民者反容養玩視也三監之叛動揺國本正如朋輩來伐其子而邦君御事反曰不可征何異容養玩視勸之使弗救也此一轉語糾責邦君尤更明切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
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
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
兹
此書首序民獻龜卜協從故定東征之議其間反覆
開曉邦君御事者至矣于此復申言民獻龜卜協從
以斷之于終以明天命之不可易尤更深切也肆大
也王曰嗚呼大哉歎下文所誥非細事也于是呼爾

庶邦君及爾御事而諭之夫邦國昏亂何由爽明由乎哲人也方羣情惶惑之時而十夫予翼此正哲人之見所以爽吾邦者在是成王首云弗造哲故不能格知天命此十夫者亦惟其明哲有以迪知上帝之命故予翼耳非偶然而翼也乃上帝輔我之忱也所謂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是已東征之師以十夫為的十夫之來以天命為的此定法也天則之不可渝也爾等豈容變易之命之曰是無敢易確然之辭也況

今天降乖戾于周邦三監卻大與鄰人交結自相攻伐其室家乖戾甚矣有指疆土猶言見成基業此書專以天命為主而天命又專以民獻龜卜為決雖累稱王曰辭不相屬而淺深次第井井有條始終乎民獻龜卜之兩端而天命確乎其不可易嗚呼聖人舉事于危疑變故之地固如此

融堂書觧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書解卷十二

宋 錢時 撰

微子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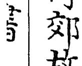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觀唐叔歸禾于東則是時周公猶在東也殺武庚命微子皆周公之所為而孔子序書特曰成王所以明周公之心也成王雖幼而東征之師乃有周宗社之

大計禮樂征代自天子出周公何心哉周公為周討叛為成王行事也是殺武庚命微子者成王也非周公也夏書胤后承王命徂征而序止曰胤往征之與此書法正相反矣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節乃將命微子代殷後先言稽諸古典其故事如此也成王首呼微子為殷王元子而命之便見得當



代殷之意不名不臣之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上文既言稽諸古典者如此于是却稱成湯之德與微子踐修厥猷之實以命之正所謂崇德象賢也為殷後得郊故言上帝君國子民故言下民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
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一節方是命戒之辭至以蕃王室至毗予一人是
兩段所以命戒之也又至有周無斁是一段所以期
望之也四箇乃字皆指微子而言謂爾之往也當以
敷訓為第一事殷民蠢動不知有君臣上下正為無
人訓迪之故九命之服朝廷之名器也尤不可不謹

不謹即僭差愚于此重感成王方黜殷命殺武庚而命微子自常情而言宜盛陳其家之反側變故以為儆戒而乃畧無一語及此寬平易直讀之藹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嗚呼是周公之言也況微子元良令德素著亂臣賊子豈容比論此深足以見聖人忠厚之意雖然命戒之辭語皆正下若反而觀之一一皆武庚之過也敷訓謹服率由典常安得與三監倡亂弘祖律民永綏厥位安得以小腆叛國嗣立未幾遽就

刑戮其為厭斁孰大于此乎世世可以享德乎萬邦可以為法乎聖人之言寛平不廹而所包蓄者廣矣于其末也惟曰休美而已辭旨愈含蓄有味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先儒謂歸禾在反風之後以愚攷之殆不然周公居東而成王之疑未釋遂有偃禾拔木之變及一見代武王之説即執書以泣出郊以迎周公而後乃反風

起禾是以反風起禾者迎周公東歸之時也此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則歸禾在未迎周公之先無可疑者矣禾異畝而合為一穗乃異體同心之象周公聖人也大公至正忠勤王家與成王雖異體而實同一心成王幼沖乃未免動于流言禾異畝而同穎天所以彰周公之德以示成王歟唐叔得之而獻于天子王不敢有仍命唐叔歸周公于東而歸禾之書作尊周公而歸美之也當時太召二公在王左右必有以教

之矣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善則稱君固臣職所當然也況征東之師未克而鴟

鴞之志未孚周公此時正處危疑之地一旦成王得

異畝同穎之禾而不敢受乃就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此意非不美也周公而可安乎既得所命之禾即盛

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命出于天子則此嘉禾

乃天子之美瑞而以之命我云爾故孔子特書曰旅

天子之命百篇獨此二序連稱天子如春秋之書天王以表尊無二上之義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此康誥酒誥梓材三書之序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有諸孟子曰然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

淮夷叛觀此則武王崩時三叔已監殷明甚是既立武庚武王即命監之非周公使之也賈則失矣而孟子亦有是言遂使後世相承皆曰周公誅管蔡嗟夫以周公而誅之也豈止于過而已周公聖人也惟聖人知之故孔子序書獨斷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嗚呼旳哉三叔者謀危社稷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當是時也誰實任其責哉是故征東之役非周公誅兄弟也為成王而誅亂賊也孔子此序所以明萬世之大

法故未有表而出之者愚是以深嘉屢歎而不能已也康圻內國名康叔周公賢母弟也以殷餘民封康叔者先儒謂世家大族已遷洛邑其存而不遷者曰餘民固善但謂已遷則未安且封康叔在初基洛邑之時頑民之遷方有定論頑民既有所處故以其餘民封康叔卻不是既遷後方封也若已遷而後封則此當在多士之後矣微子蔡仲之命皆一書而此獨三書詳重如許何也殷民反側習亂難化況誅伐後

杌隉不安所以特區處此賢母弟往君之而命之者不得不詳重歟康叔封衛侯而書名康誥序亦止云康叔本始封之時而書也與微子之命不言宋公同霍叔罪微責輕故止書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至大誥治先儒疑是洛誥周公拜手以前

之文簡編脫誤也其說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則封康叔時決未營洛夫以成王既黜殷即命微子代殷後則既誅管蔡而以殷餘民封康叔皆是東征一番區處其事勢誠有不容緩者況此三書諄復詳諭備見商民難化情狀安得商之故地數年無君而康叔之封乃遲之營洛之日乎脫簡之疑誠似有理然細攷之則殆不然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定宅洛之

議三月五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故洛誥亦云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伻來以圖及獻卜是十二日即來告吉無可疑者矣于是十四日丁巳用牲于郊十五日戊午乃社此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是十六日己未社之明日也若謂此節當在周公拜手之前則洛誥之書方是十二日告卜時事不應反以十六日後事冠之首篇且乃洪大誥治與下文事節全不相屬以是而觀是十二日遣使告

卜于君十四十五奏告天地十六日乃初基作邑頑
民之遷至此已有定論然後卻以殷餘民封康叔耳
愚反覆乎此而後知周公之處商民誠大不易也看
得商民難化全在世家大族大抵叛亂弗靜皆此一
種人頡頏于其間所以一倡而衆和之若其餘細民
只是隨羣逐隊而已卻不足深慮觀後來保釐東郊
周公君陳聖賢相繼化之至命畢公時猶云餘風未
殄則可見矣若衛地則自康叔後卻不聞有變動也

東征二三年間周公必不應委商地于度外必須往來經營有鎮守之者但區處頑民未定所以分封之寄特難其人直是此一種人先有所處方以餘民付之康叔史氏序周公初基于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一段事謂之錯簡固不可也洛在豐鎬之東故曰東國周公初營洛一播字極形容得當時氣象因其和會之情而播揚鼓舞之自有懽忻踴躍不知其然而然者大誥者黜殷也而康叔之封三書之作正所

以洪前日大誥黜殷之治也故命康叔不曰命而謂之誥或曰康叔三書何以先召誥曰召公相宅雖在封康叔之前然出取幣錫周公其誥之所以作者實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兼康叔封殷故也與前黜殷相次是一派召誥至多士乃遷殷頑民于成周又是一派故不相參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此書大要以文王爲訓而法文王之綱領又全在克明德慎罰一句上自王曰嗚呼而下皆明德慎罰之旨也封康叔雖出于王命其實周公在洛以王命誥之故史氏首書王若曰而下文呼康叔則云朕其弟小子封稱武王則云寡兄皆直述周公之言乃實録

也周公首呼孟侯所以尊之朕其弟所以親之呼小子封則又語卑幼者之體然也玩此稱謂藹然天屬之至情于是乃以文王為訓凡舉父事以訓其弟可謂至的切矣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正明德慎罰之實用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明更端後皆準此此下兩節告康叔以明德之事也雖然知所以明德而不知達其明德之用則猶未也汝之往也更須敷求殷先哲王之所以保乂其民者而用以保乂之抑猶未也一國之民必有一國之習俗而一國之習俗惟一國之老成知之教化誘掖之方疾徐緩急之宜必有切中其會者然老成之慮多若遲緩决非徇

小課近者所可與議汝當大遠一惟商之老成人止
宅其心無所變亂則知所以為訓矣夫治商民而求
諸商先哲王謀諸商耇成人可謂的切猶未盡也自
商而上又有古先哲王所以安民治民之道不止一
端皆可取法又須别求聞而行之而用以康乂商民
可也嗚呼至哉後世論德而不及治論治而不及德
安知德即治也治即德也雖然抑猶未也未至與天
同大是本心猶有虧也是明德之功猶未至也一日

而覺豁然開明範圍發育乃其本心所自有謂之弘于天信乎其大無間于天也如此方是了康叔分内事方是不廢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上文誥康叔以明德而通論講求治民之法固已備

至此節則又切民之情併指其為德之累者而語之工夫尤更精密也怨不在大小但順吾之不順勉吾之不勉足矣此正盡心要言應保殷民應如醫家應病用藥之應切中其情之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按史記冉季康叔皆有美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為周

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皆有令名于天下左
氏亦曰武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是康叔以王朝
司寇出封衛侯也而此書又特詳于謹罰一事蓋殷
民習惡梗化弗順況當叛亂之餘人心方未帖息犯
法必衆使任君國之寄者不閑于典憲則輕重上下
一以意為之而民愈無所措手足矣出司寇而臨商
民非尚刑也乃聖人好生之至仁所以處商民之深
旨也敬明二字即謹罰之要不敬則慢忽不明則蔽

于是非何由能謹然所謹罰者則尤莫重于生殺莫難于疑似故首明小罪非眚大罪非終兩端以誥之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此節雖再更端而實承上文有叙者言可殺不可殺之叙輕重上下秩然不紊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兩著王曰本合作兩節看詳玩前面首提外事而曰汝陳時臬司後面直曰汝陳時臬事則是雖分兩節其實皆主外事而言也外事者衛國之事也臬者射

之準的故謂法曰臬也臬司者主法之官也臬事者
麗法之事也又曰語接上文也要者要約也要囚猶
言已結正之囚服用也謂罪囚雖已如殷法結正須
用審思夫此心人人所同何謂未有若康叔之心者
他人昏之而康叔覺之他人失之而康叔全之所以
不若歟惟無若康叔之心故周公之心之德惟康叔
知之嗚呼康叔亦甚高矣上文兩節拳拳欲用殷罰
者只為殷民未諳周之典憲故就以其法治之此聖

人忠厚之意最要體認最不可不仔細所以最難其人不是有康叔之心又知得周公之心周公亦不付託康叔亦如何承當若夫罔弗憝者雖不用啟罰可也舉此一例正是提醒康叔所以用啟罰之意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節專論天倫之罪萬世大法所不赦卻不拘于殷罰一斷之以文王之罰刑可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聖人立罰正為明倫而設所以于此發明最為詳密
然須分作三截看方明白自元惡大憝而下是言民
之泯亂天倫康叔不可不速治自不率大戛而下是
言諸臣不訓民以天倫反違道干譽上病其君康叔
亦不可不速治自亦惟君惟長而下是言君長不自
正其天倫反與諸臣為惡放棄王命康叔則不可不
反求諸己曰民彝曰大戛曰家人曰敬典皆是言天
倫一事始訓專說民次及臣之病君又次及君之放

王命一節遡一節然後却本諸風化之原歸宿在康叔身上次第分剖文義曉白聖人立言其精密矣哉子之初生以帛鞠斂之故曰鞠子始言不孝不友下文乃兼不慈不恭言之者蓋總提孝友之兩端則慈恭在其中矣已而條陳之故具言也觀此節者須看惟弔兹句與刑兹無赦相應方識得聖人之意惟其罪已至此所以無赦此乃據所犯而言却不是説敷教也戛常也大戛即天倫之大常也外庶子訓人者

訓公族之官以其在衛故曰外以其職在訓人故曰訓人正人即庶官之正長小臣諸節謂小臣之有符節為官行文書者若大若小皆于康叔分任化民之責者也速由茲義蓋指言此文王作罰刑之義也小臣外正即上文小臣諸節與正人外庶子也周公謂汝康叔亦自無不能敬典矣乃由此典以裕民可也一裕字正周公化商民之深旨康叔敬典固可由此以裕民又須惟文王之敬忌可也大凡人之不及前

聖者皆生于不敬而敗于無所忌敬則知勉忌則有所畏而不敢違敬忌二字正是夾持康叔敬典之繩墨乃寬裕其民而念念自期曰惟我欲有及于文王如是則予一人以為懌矣此節專以文王為法速由者所以正其罪敬忌者所以正其原曰憝曰懌之不同曰速曰裕之有異陽開陰闔秋殺春生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敬明乃罰至此皆謹罰之事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

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書綱領在法文王明德謹罰言明德謹罰可謂明備矣此節乃拳拳乎一迪字迪者所以導之使知所趨也昏愚之民日顛倒乎凶危之境亦惟上之人有以迪之耳周公謂康叔今日分明惟在迪民于吉康迪之如何曰德而已我時復思念殷先哲王專是用德安治其民以作民之所求況今殷民習亂梗化又非前日之比無以迪之則冥然莫知所適從若不能

迪則無以為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説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前面明德謹罰大槩都是作兩項開陳上節論民迪吉康既專以殷先哲王之德為説矣又恐康叔將德罰分作兩事看則大不可臯陶為士實邁種德呂刑云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古聖憫斯人橫罹凶害以傷

其生故立之罰以輔教化之所不逮是故罰即所以為德非德自德罰自罰也後世德不足而罰是用是罰而已不復知有德矣豈不甚可歎哉周公于是將明德謹罰通作一事言之最為緊切故曰予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説于罰之行監告者言監觀古昔告汝以德之説以行其罰也且殷民不靜固是難化然其本心實未嘗乖戾但道迪屢屢之功未至于同所以不靜耳若到同處即是斯人同然之心習惡消除本

心固自無恙何乖戾之有然則康叔今日行罰無非道迪之妙豈可非德而妄用也且如分明上天以罰殛我我甘受之必無所怨罰出于天以以德行罰之謂若吾之罰如天之罰則民安得而怨也夫民之罪無在大與多況曰其尚顯聞于天則是吾之罰即所以行天之罰又可非德而妄用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下乃德之說前面文王明德殷先哲王德既告之詳矣至此方是指康叔丕則工夫實用力處正所謂德之說也上文我其不怨至矧曰其尚顯聞于天辭旨未盡于是遂歎曰無用非德之罰以作民之怨也小民難保怨最易生怨詈咨嗟乃其常態然有以作

之則大不可蔽斷也斷者决定不易之辭也本心所發未嘗不誠惟不能斷是以所見不定所守易揺惟斷此誠方有力量方能丕則敏德丕則如何用康乃心是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康心之功日用融怡裳養宜弁非思非為然不可不省察也時時省察則觀過精微鞭勉不懈不康必不能顧不顧則易于不康此日用工夫不可須臾偏廢者若夫出而臨民見之行事其謀猷則又不可不遠服即孟侯之服我所

以命汝此服者果為何事汝宜明我服命之本旨高汝之聽而用以安治殷民可也用康乂民與裕乃以民寧相應而言也丕則敏德至此發揮已盡于是復申敬典之訓前所謂爾亦罔不克敬典則敬典者乃康叔所已能也雖然汝之往也勿替此敬典可也以終一篇之意非德之外他有所謂典也即所以為德也此書以明德謹罰為綱領及至篇末自敏德之外無餘説又其末也自敬典之外無餘德曰不汝瑕殄

曰無我殄享曰乃以殷民世享三節語脉聯貫不斷

前面正提大放王命而不罰至此三語方發揮盡都

只歸宿在敬典上所以警康叔者深矣

融堂書解卷十二